

杭城首位“杀人游戏”女法官： 这里我最大！

一间昏暗的房间内,所有人都戴着面具,几盏或白或红的聚光灯或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照射着这些身份不明的人,扩音器里,一个声音幽幽地说——“天黑请闭眼——杀手请睁眼——杀手杀人”……

对“杀人游戏”,我一直是这样想像的。于是,当我得知杀人游戏也有了专业的“杀人游戏法官”,更甚者,这些“法官”还都是年轻女孩时,突然很有一种冲动:这是一群怎样的女孩呢?

祝梅雅,杭州某大专院校毕业生,杭城首位“杀人游戏”女法官,专业的。



面具能挡住现实么?

背景提示

“杀人吧”,白领根据地

几天前,在学院路上一幢颇有气势的写字楼里,记者找到了杭州“杀人吧”的“先锋号”——杭州侠客行推理游戏俱乐部。作为杭城首家专业的“杀人游戏”营业场所,“侠客行”成了圈内玩家比较认同的“杀人根据地”。

晚上7点左右开始,俱乐部门口不断有衣着讲究的白领三三两两地进出,其中不少人手里还拎着快餐。大家似乎都很熟悉了,每进来一个人,大家总是很熟识地打着招呼——这之中,有的人是玩几小时,有的则是彻夜不归。虽然时间尚早,但已经有两三个包厢游戏正酣,不少人就在大厅等待补位;刚刚散场出来的游戏者似乎犹未尽,还在为刚刚的游戏争得面红耳赤,嘴里嘟囔着记者听不懂的术语。

天黑了,“杀机”四伏

“天黑了,请大家闭眼”,扩音器里,一个声音幽幽响起,众人戴上特制的面具,“杀手请睁眼,杀手杀人”……侠客行的一个包厢里,十几个人正襟危坐,正在进行杀人游戏。

“杀人游戏”名字虽然听起来很恐怖,但走进游戏现场,记者发现其实更像公司的例会:美女“法官”坐在主持席,控制了游戏的进程,玩家们按照法官的指示按顺序发言,然后进行分析、思考、讨论,最后举手表决确定出局者。

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朋友,每个人也都有可能是“敌人”。对于身边每个人的话,你都得再三斟酌,或者全部都是真的,也有可能全部都是假的。说不定什么时候,你就已经被“杀手”瞄上,下一个出局的就有可能你是你……



游戏法官执法也很严格。

对话实录

首批法官近半“辞职”

记:为什么会来做游戏法官呢?是因为你们喜欢法官这个职业?

祝梅雅(以下简称“祝”):法官么,当然是喜欢的,但是跟“游戏法官”倒没多大关系。一开始来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游戏法官,天天跟一起来报名的人玩“杀人游戏”,轮流做法官,慢慢地才知道游戏法官就是大家玩“杀人游戏”的时候串场的。

记:能介绍你的工作状态吗?

祝:我们也是每天上班8个小时左右,每周休息两天。不过我们主要在晚上,从下午6点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月薪1500元左右。

记:你之前作什么的呢?你们一起工作的人都能接受现在的工作吗?

祝:我大学学的建筑,很奇怪吧。大学毕业后,我做化妆品推销,之后就来了。我们一起进来的法官有20个,现在走了差不多一半。有的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有的是因为晚上上班不大适应。

女法官经常被“诬蔑”

记:身边人怎么看你这个职业呢?你们这个法官主要“执”什么“法”呢?

祝:一开始我跟朋友介绍说我在做法官,大家都很奇怪,“法官?是不是真的?”一解释,是“杀人游戏”的法官,他们才恍然大悟,不过还是很好奇到底要做什么。其实我们就是在大家来玩“杀人游戏”的时候做审判的:维持秩序、宣布谁谁发言、宣布结果等等。

记:你自己喜欢玩“杀人游戏”吗?做法官光看别人玩不会眼馋吗?

祝:我们开始这个工作之前,基本上每天都玩,挺有意思,挺锻炼人的分析能力的。后来做了游戏法官,最初几次总不大适应,觉得自己被人摞一边的感觉,后来也就习惯了。

记:看到别人玩的时候出错了会紧张吗?

祝: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每个人都是要说真话的。所以记忆中有一个人突然站起来说自己是“警察”(注:游戏中的角色),还说我让他验过人的时候,我差点就站起来说他诬蔑我了。因为他不是警察,我也没有让他验过谁。后来想想,要是那个时候真的站起来了,估计我当场就要被人骂死了。这种事情很多的,毕竟是玩游戏嘛。

记:做了“法官”,对你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什么影响吗?

祝:最大影响嘛就是我真成了“夜猫子”(笑)。不过时间长了,我感觉自己的逻辑能力稍微增强了一些。记得以前,我从来不会用推理去说服什么人,但是我现在会了。有时候跟我男朋友聊天,我也会一步步分析他的错误,很多次把他说得哑口无言呢。

记:你每天都要看着别人说谎、骗人,心理上不会有不平衡么?

祝:不会啊,游戏么就是游戏,而且我也就是看着他们玩而已,其实也不是骗人吧,只是用更好的方法掩饰自己而已。

玩游戏大家都得听我的

记:你觉得你这个法官跟法院的法官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吗?

祝:法院的法官可以敲那个锤子,我们没有的。不过,有一点还是很像的:法庭上,法官是最大的,所有的都要听他的;在“杀人游戏”中,我们也是最大的,有的时候,就算我们除了一点小错误,玩家也大多会听我们的,嘿嘿。

记:你们这有没有比较疯狂的玩家呢?

祝:有的啊。很多人我们上班了,他们也来了;我们准备下班了,他们还不舍得走,实在没人跟他们一起玩了,我们说要关门了才很不情愿地回家。我们有时候还说呢,这些人简直比我们上班还要积极。我们这边有一个玩家,目前积分有1万7千分,这么说吧,赢一场,最高积分也就30分,你可以算下,他玩了多少场了,而且并不是每场都能保证赢的呢。

记:有没有比较熟悉的玩家要求你们“放水”的呀?

祝:开玩笑有的。比如游戏开始之前,跟我说“法官啊,一会开始玩了你给我点暗示”,不过也就是说说的,因为大家还是玩得很认真的。

记:作为法官,你觉得要玩好这个游戏应该注意什么吗?

祝:说这是个游戏,其实说是益智活动更准确。人们都以为,玩这个游戏么只要骗人就好,其实不是的。每个玩家要时刻观察别人的举动,分析其中透露的讯息,从每个人的发言中,寻找蛛丝马迹,辨别他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其中的意义又是什么。看了这么多场,我个人感觉,如果要赢得比赛,最重要的就是要抓住一点彻底分析,不要一会说这个一会说那个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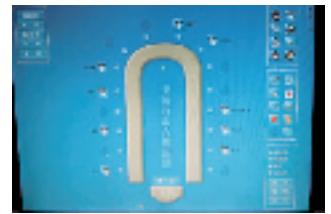
旁观者说

“杀人游戏”可能会伤害朋友感情

“‘杀人游戏’在白领一族中尤其盛行,”谈起“杀人游戏”,深蓝心理咨询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韩迈伦对记者说,“这跟白领工作压力大、竞争激烈有关。一方面,它的确是白领缓解工作压力、训练判断力的好途径。但是这个游戏比较容易上瘾,而且玩得好的人就必须耍伪装,因此可能会伤害朋友之间的感情。不过,话说回来,特别容易盲从、判断力比较差的人偶尔可以去玩玩。”



“杀人游戏”显示器



游戏法官的“执法平台”



游戏中每个人都懂得要伪装